



虎穴剑影

苏方桂 著

● 罗浮演义

中篇系列传奇小说

中篇系列传奇小说《罗浮演义》

虎 穴 剑 影

Huxue Jianying

苏方桂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140000 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7 插页: 2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,200

责任编辑: 徐永之 插 图: 王义胜

封面设计: 安 迪 责任校对: 芦 雁

ISBN 7-5313-0062-1/I·59

统一书号: 10158·1155 定价: 1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明朝广州提督李成栋夫人，被清平南王尚可喜俘获，囚禁在王府秘密水牢里，并令其养女傲雪陪守。

傲雪被李夫人高风亮节所感动，在重重痛苦矛盾中与张家璧等联合救出李夫人，尚可喜发现后怒斩傲雪。

本书，情节跌宕起伏，三派势力月黑劫人，潜入王府惊心动魄，妙趣横生。塑造了两个古代中国女性的爱国者形象。

目 录

第一回

- 青竹坳四杰习武艺
蝴蝶洞阿牯发痴情 (1)

第二回

- 狂癫行侠感天地
明珰移情孕苦果 (15)

第三回

- 蔡九仪削发明志
众豪杰立誓杀贼 (28)

第四回

- 李夫人忠贞贯日月
卢傲雪柔情化春风 (41)

第五回

- 争奇功继茂谋人质
窥王爵之信探密洞 (57)

第六回

- 夜深沉兄妹失交臂
易水寒壮士洒泪别 (72)

第七回

- 金阿牯黛园遭擒
疯道人沙滩授徒 (85)

第八回

- 王府混战难分敌我友
英雄相敬挥手解战团 (99)

第九回

- 三元宫傲雪测字
蓬莱洞夫人解诗 (114)

第十回

- 金阿牯行间提督府
掷钱女扬威蓬莱洞 (127)

第十一回

- 李明瑞落崖受伤
张家璧情场履险 (143)

第十二回

- 耿继茂负荆请罪
大将军山谷中伏 (158)

第十三回

- 情可撼山傲雪归大义
智能解危李母布缓兵 (173)

第十四回

- 碧血如丹香委地
金光似剑慑群敌 (188)

第十五回

- 李夫人樊笼脱险
金阿牯伤情归山 (204)

第一回

青竹坳四杰习武艺 蝴蝶洞阿牯发痴情

在罗浮山梅花村附近，有一个“罗浮三十一岭”，又称“竹坳”；岭上岭下，生满了一片连一片蓊蓊郁郁，绿荫蔽日的竹林。竹子品种之多、之奇，岭南罕见。有竹节隆起，远看如弥勒笑面的罗汉竹（又叫佛面竹）；有竹身呈四楞形的四方竹；有少女般苗条婀娜的粉单竹；有坚韧如钢、可做手杖的筇竹；有枝条如柳条般轻柔、随风摇曳的吊丝竹；有颜色金红、声如金玉的琅玕竹；有叶细纷披、高二三尺，可做筷箸的观音竹；有参天蔽日，拂云摇风的楠竹；除此还有笏竹，簾竹，茅竹，青竹……

竹坳谷中，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山溪，溪水清澈见底。春季，梅瓣落英缤纷，随水流出，溪水一片残红；秋季，竹叶落在水上，溪水又如一条滚动的绿毡。远山飞云，近峦暮霭，竹林蓊郁，水声潺潺，景色清绝。

就在这竹坳的向阳坡上，新搭了一排五间竹寮，青竹为柱，香茅作顶，藤萝为帘，火秧夹篱。这火秧土名“牛屎勒”，丛生如树，楞有芒刺，皮中白浆如溅到眼中能使人盲。当地人把笏竹与火秧夹在一起围成篱笆，野兽和盗贼都

不敢钻入，古谚说：“尔有垣墙，吾有火秧”。

张家璧、李若竹、李明珰、金阿牯四人上了罗浮山之后，就住在这五间竹寮里。家璧和若竹共住一间，阿牯、明珰各住一间，一间灶房，一间仓房。

四人上山后，先去拜见了义净和慧可。因若竹在狱中吃了许多苦，身体还很虚弱，义净建议他们先在罗浮山住下来，养精蓄锐，演习武艺，以待时机。

这竹坳与梅花村、酥醪村、华首台相距不远，而且环境清幽，酥醪村的刘员外，便找人在这里帮他们搭盖了这一排竹寮。

住进竹寮之后，最为快活的要数李明珰了。她生性好动，好奇，住在提督府中，虽然锦衣玉食，奴仆成群，毕竟是个深闺小姐，行动都有人管束，哪里能随心所欲？她出一次府门都要得到夫人和老爷的同意才行，而且有众多的丫鬟仆人随行，前呼后拥，看看街景都不方便。进了罗浮山以后，她象一只出笼的小鸟一般，睁着一双惊喜万分的眼睛，在山里飞来飞去，留下一串串叽叽呱呱的笑声。

阳春三月，木棉花开，有如万盏华灯悬挂枝头，将田水、溪水辉映得金波粼粼。酥醪村一带的农夫开始插秧了。当地，盛行“秧歌”风俗，每当插秧大忙，由一老者在田头击鼓，敲一通，对歌一轮，歌的内容虽然不限，但以情歌居多。唱起秧歌，不但气氛热烈，使插秧者忘记了疲劳，加快了速度，而且男女传情，由山歌而订终身者也不少。穷山恶水，那封建礼教传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，青年人的婚姻反倒比山外自由了许多，也许，这里就是“爱情的世外桃源”

吧？在山里，每年早、晚两造（季）“唱秧歌”，就是山民们唯一的娱乐活动，那些不能参加插秧的老人、幼童，也都拥到田头凑热闹，或拍手，或助唱，或欢笑，声浪喧天，热闹非常。李明珰长在深闺，何曾见过这般有趣的场面？自开始插秧以来，她日日都到田头听歌，听到忘神处，也随着老人幼童拍手欢笑。

只见那敲鼓老人，打着赤膊，只穿一件牛头裤，露出一身黑紫色的肌肉，头上扎一条寸把宽的带子。他跨着马步，稳如泰山，双目炯炯有神，双臂抡起如飞，低沉的鼓声，沉雷般地滚动，节奏分明，振奋人心。插秧是桩抢季节的活计，“脸朝田水背朝天”，是非常辛苦的，在鼓声的鼓舞下，穿得十分破烂的农夫农妇们，排成行阵向前推进，手指随着鼓点下插，行阵过处，铺下一片绿色的毡毯。看着这有如作战一般的场面，李明珰的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庄严而又激动的情绪，她想：小时常常背诵“须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那首唐诗，如今才体会到那诗的真正含义。

老者那激越的鼓声停了，田中站起一个浓眉大眼的后生哥，他手上握着秧苗，先是仰头“哎——”地喊了一个长音，象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开声唱道：

可惜了，
阴沟种藕可惜莲，
竹筒里头栽玫瑰，
好花不得出头天！

可惜了，
可惜凤凰山中啼，
人间凤凰啼怎样？
凤凰不如山中鸡。

他唱的歌显然是有所指的，田头的听众们立刻交头接耳嘁嘁喳喳地议论起来，还有人用手指着正在田里插秧的一个青年女子。那女人立刻直起腰来，明珰见她穿一件八成新的无领红布短衫，头上高高盘着发髻，鬓边插着一朵摇荡若飞的蝴蝶花，显然是个成亲不久的新娘子，虽然算不得花容月貌，却也浓眉大眼，十分受看。她大胆地转过身来，手指着后生哥唱道：

王字出头花有主，
天字出头姐有夫，
我今吃了铁鸟蛋，
贫贱和他共家住！

树上班鸠叫咕咕，
叫生叫死叫不服，
你再开声咕咕叫，
拔你舌头剖你腹！

听众们轰然大笑，那个后生哥脸红到脖颈，弯腰插起秧来，不敢接声再唱。

明珰想，这两人之间，必是有一段关系，那男子也许想要那女子为妻，而那女子却嫁给了别人，男子讽刺她嫁错了人，女子却理直气壮说她要和丈夫贫贱相守，不准别人说三道四。这段对歌，那女人显然打了胜仗，听众的同情也在她一边。明珰想不到山民对歌竟这样活泼有趣，用语虽然野俗，却新鲜泼辣，比文人们咬文嚼字吟出来的半死不活的诗词不知要强多少倍。明珰一下子就被这些山歌迷住了，她听了还想听，只希望他们一直唱下去。

又一通鼓敲罢，明珰忽然发现金阿牯从插秧的人众中站了起来。金阿牯在山里长大，是插秧的能手，这几日也帮助乡亲们插秧。啊，他也要唱山歌了，他想唱些什么呢？明珰侧起耳朵，仔细听着。金阿牯的嗓音竟然这样好，浑厚而又高亢，歌声使四山呼应，却带有一股怨艾的苦味，他唱道：

去年得妹一句话，
不明不白到如今，
喝茶连杯吞下肚，
千年不烂在我心。

红豆栽在峨眉月，
相思哪天得团圆？
扛铲去铲弯月亮，
不得团圆要半边。

山歌多是传统的词句，唱歌者可根据自己的情绪和心境

选择适当的词，唱出平日不敢说或说不出的心里话。金阿牯是个痴情人，他原来一心爱着李若竹，把李若竹儿时的一句戏言当作金诺埋在心中不忘，谁知回山后却发现李若竹已经和张家璧成亲，他又怒又恨，想一刀把二人都杀死，临到对面又下不得手，反而在二人危难时去搭救他们。若竹早已忘了当年的戏言，金阿牯提起后，引起她深深的内疚，想补救自己的错失，当她知道金阿牯对李明珰有救命之恩时，心中不由窃喜，一心一意想撮合二人的婚姻，她鼓动明珰上山就是为了能实现这个愿望。金阿牯对自己的婚姻大事本已心灰意冷，认为世上再难找到象李若竹这样心肠侠义、武功高强、容貌出众、值得自己倾心相爱的好女子了，见到明珰之后，他才知道自己实在是井底之蛙，见识太浅，世上确实还有同若竹不相上下的好女子，经若竹、家璧的说服，他的一颗心渐渐移到明珰身上。他这个人，一但爱上了谁，那爱便象烈火般炽烈，金石般坚贞。可是他心中有个顾虑，顾虑明珰是个将门千金，而自己是个放牛娃，门不当，户不对，攀配不上，所以，虽然住在同一排竹寮里，朝夕相见，他却一直不敢向明珰表白自己的心意。而且，他又拙于言词，一见到明珰便脸红心跳，手足无措，更说不出什么能使明珰欢心的话了。

明珰感激阿牯救了自己，他那忠厚、诚实的品格也使明珰尊敬，可是，明珰对他却生不出炽烈的爱意，她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每当若竹搂着她的肩膀，问她愿不愿嫁给阿牯时，她便低头弄带，默默无言，不点头也不摇头，把若竹急得连连搓手，毫无办法。明珰也曾想过，当初自己立擂

求亲，曾对天盟誓，只要是武功出众的男子，不论他相貌如何，自己都愿嫁给他，金阿牯不仅武功出众，而且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即使是为了报恩，自己不也应该嫁给他吗？可是，当她把金阿牯同张家璧放在一起比一比时，心中立刻生出一股苦涩和惆怅的滋味，那种报恩的思想又动摇了，觉得和金阿牯这样人终生相守、白头偕老是委屈了自己。

今天我们都应该知道，一个男人或女人，对另一个女人或男人能不能产生真正的爱情，常常同这个人的经历、教养、思想、性格、心理等等因素有关系，古人可没有这么多细致的分析，他们的婚姻多是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象李明珰这样摆脱了家庭的控制，终身大事由她自己掌握，可说是十分特殊的例子了。她既然有了这个条件，她爱上谁，就不是别人能强制的了。

张家璧风流倜傥，不但品貌超群，武功出众，而且满腹经纶，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是个令美人动心的奇男子。他象一座用美玉雕刻的玲珑宝塔，同他比，金阿牯至多是块未经雕琢的玉块，外面还沾着泥巴。因为金阿牯这个人不修边幅，穿着十分随便，甚至蓬头垢面也不以为意。二人站在一起，对比十分鲜明、刺眼。李明珰对若竹的这位如意郎君从心里羡慕，她希望自己的郎君也能和张家璧不相上下才好。人心有不足，追求更完美的事物，这也许是常情吧！俗语说：“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”没有比较之前，明珰也觉得阿牯的身上有令人动心的品质，一经比较，立即黯然失色。而比较、衡量的尺度，又是明珰从血统中带出来的。她能够勇敢地冲破贵族的家庭，随若竹等人上山，

待时报国，却下不了决心嫁给一个放牛娃出身的义士。

明珰尽管年轻，天真纯洁，却不是个无主见的女孩子。白天在人前，她十分快活，飞来跑去，笑声不停，夜晚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，瞪大了双眼瞅着茅草棚顶，心中思谋着许多事情。

阿牯总也得不到明珰一句准话，他摸不透明珰的心意，心中煎熬，竟渐渐消瘦起来。

若竹见阿牯饭量一天天减少，练武时显得无精打采，心中着急，这天，特意做了一盆新鲜食物——玉糁羹给大家吃。

明珰见那食物白如乳酪，香气扑鼻，先拿起小勺舀了一口吃，连连称赞说：“阿姐，真好吃！这是什么东西做的？”

若竹笑着说：“是用鬼芋做的。”

“鬼芋？”

“是，鬼芋。据说这玉糁羹还是宋朝大诗人苏东坡始创的呢。”

若竹告诉明珰，罗浮山深谷中有一种野生芋头，形状十分古怪，当地人叫“鬼芋”，挖掘出来剖开，磨成胶浆，用锅煮成膏，冷后放在水中浸泡，再煮再浸，去掉涩味，就可以食用了。玉糁羹就是用鬼芋膏做的，苏东坡曾有诗赞道：“香似龙涎仍酽白，味如牛乳更全新；莫将北海金齑脍，错比东坡玉糁羹。”

阿牯喝着这甜美异常的玉糁羹，也是毫无滋味，喝了几口就放下了，回到房里去蒙头大睡起来。若竹和家璧互相交换着眼色，不知应说什么才好。而那明珰，好似毫无察觉，

谈笑自若，一口接一口喝着，边喝边赞。实则，她心里也象翻江搅海一般，思绪万千，感到一阵阵内疚。她是个聪明人，岂能不知道阿牯是为谁消瘦？可是应如何自处呢？难道真的嫁给他吗？她也感到左右为难。

明珰早就听说罗浮山蝴蝶洞有大蝴蝶，俗名小凤凰，大如团扇，是麻姑仙的遗衣所化。蝴蝶洞的景色也十分奇异，到罗浮山不久就叫若竹带她去看。因若竹要找人搭盖茅房，安排生计，一直分不开身。她发现明珰和阿牯之间感情不洽，便有意的把带明珰去蝴蝶洞的事交给了阿牯，使他们能多多接触。

这天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若竹收拾好一包干粮，两个盛水竹筒，交给阿牯说：“你带明珰去看蝴蝶洞吧，一路上要好好照护她。”又压低声音说：“大丈夫做事应有英雄气概，快刀斩麻，当断即断。今天你应从她口中间出一句准话，如她确实不愿，莫如从此撂开手，不必在心里煎熬。”

明珰见是阿牯陪她去，心中犹豫一下，又不好公然拒绝，便勉强跟在阿牯身后走去。

竹坳到蝴蝶洞有四十余里山路，要爬三架大山。一路上，只见苍藤纠葛，草高过人，阿牯手拿一柄镰刀，当先开路。走出约七里之遥，忽听前面传来一阵如雷霆般的响声，明珰不知这是什么声音，紧走几步，钻出草丛，站在高处一看，只见对面山上高挂一条白亮亮的瀑布，腾跃曲折，飞跃六、七级石台，轰雷溅雪，蒙雾擎烟。瀑布跌下山脚，有一个巨大的水潭，瀑布入潭处，水花沸白，高喷数尺。潭口出水处，有一方丈大小的漩涡，水流急转，升起一缕缕银白色

的云雾，云雾袅袅上升，在山腰围成一条宽宽的玉带。玉带上下飘忽，时宽时窄，幻化出千百种形态。

阿牯指着那潭口的漩涡说：“这就是仙人煮石处，把石头煮溶，变成了云雾，罗浮山的云海都是从这里煮出来的。”

明珰捂着嘴，“格格”笑起来，说：“石头能够煮溶，能变成云雾呀，真有趣！”

阿牯站在明珰身旁，侧目看着她那芙蓉般的脸儿，细细的汗珠挂在他的鼻凹与额角上，象露珠挂在花瓣上一般闪着晶莹的光泽，他的心头不由滚过一阵比一阵狂暴的热浪，只想一把将她抱在怀中，象蜂儿一样将花上的露珠吮净。可是，他没有那个勇气，他不敢动，象木桩一样僵僵地立着。

明珰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，脸上挂着笑容，痴痴地立了许久，后来，她听不到阿牯的声音，猛一回头，接触到阿牯那异样的目光，不由一阵心头鹿撞，脸上一阵火热，忙说：“哎呀，时光不早，快到蝴蝶洞去吧。”

阿牯默默地在前引路，几次想回身与明珰说话，话到喉间又噎住了。他气自己，恨自己，又不知怎样才能摆脱窘境，只能把气恨发泄到茅草与杂树上，狠狠地挥舞着镰刀，将挡路的草木砍得枝叶纷飞。

他们走到蝴蝶洞时，已经时近中午。这一带，满山遍野生着各种野花，正是春花盛开的季节，纷红骇绿，黑紫相间，如一片片锦绣毡毯，从山脚直铺山巅。

蝴蝶洞是一座六尺多高的大岩洞，洞口附近花树丛生，芳草如茵，明珰看到了一幅人间难以看到的无比奇异美丽的画面。

只见那成双成对的大蝴蝶，翼如团扇，文彩绚丽，金粉流光，花纹各别，在花丛中翩跹飞舞。洞口附近，万千只彩蝶聚在一起，如一堆灿烂的锦云，又似一片流动的晚霞，有的联袂衔尾，倒挂树梢，如彩练当空，随风荡漾。

明珰“哎呀，哎呀！”一声声赞叹，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中。

看完蝴蝶洞，明珰随着阿牯走到一棵凤凰树下，在草地上坐下歇息，阿牯拿出了干粮、竹筒，二人吃过。明珰身依树干，遥望着五彩缤纷的蝴蝶洞，心绪仍然十分激动，她想不到人间竟有这般美景，今日真是大饱眼福啊！望着望着，她感到迷迷蒙蒙，似乎自己的肋下也生出了一双彩色斑斓的大翅膀，翩翩跹跹飞进了蝴蝶国中。蝴蝶们都扇动翅膀，晃动着长长的须子，围着她上下飞舞，欢迎她这个新来的朋友……

明珰半睡半醒，沉入迷离而又美妙的梦境。阿牯坐在她身后，心境与明珰却截然不同。他多次到蝴蝶洞来过，丝毫不感新奇了，而且他也没有明珰那种细腻的感情，眼前美景不能使他惊喜、激动，他的脑中，只记着若竹叮嘱他的一句话：“你今天应从她口中问出一句准话。”可是，这句话是多么难以启齿呀，阿牯觉得，叫他去杀一只老虎，也比问这句话要轻易得多。现在二人坐在树下歇息，过一阵就将登程回去，再不问，可就没有机会了呀！他下了决心，不论是生是死，一定要问她！未曾启齿，他已经感到浑身燥热，心“咚咚咚”跳得象擂鼓一般。他一把扯开上褂衣襟，猛扇了一阵，又拿起竹筒，喝了一大口凉水，把心火压了一压，这才

咬咬牙，叫道：“明珰，明珰小姐……”

这个一身武艺、能够力拔千斤的勇士，呼唤明珰的声音却轻得象蚊虫哼叫一般。唤了两声，明珰毫无反响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转过身去仔细一看，见那明珰头依树干，沉沉睡着了。

她的睡态是多么美呀！一头乌发象黑色的瀑布一般，从肩头流到腰。眼睑合上了，盖住了那双令人不敢直视的、能够摄魂勾魄的黑眸子。长长的睫毛，象停在花枝上的蝴蝶翅子，在微微颤动。鲜红泛亮的口唇，轻轻吮动着。她一定是梦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儿，笑容从嘴角慢慢漾开，好象水波一样扩展到眼角。阿牯的眼光慢慢向下移动，当他的目光触到她那左右高耸的胸脯时，浑身立时如被烈火包裹，几乎难以自持。他抱头蹲下了，狠狠捶着自己的脑袋，暗暗咒骂自己心术不正。当他抬起头时，忽然发现有三、四只黑色的小虫，围着明珰的脸在飞转。这种小虫山里人称为小咬，比蚊子还要凶狠，咬一口就是很大一块红肿。阿牯急忙从凤凰树上折下一根枝条，当作拂尘，轻轻为明珰驱赶小咬。

明珰走累了，这一觉竟然睡了半个多时辰，阿牯就痴痴地站着，为她驱赶了半个多时辰的小咬。

一阵风过，一片树叶落在明珰脸上，她蓦然惊醒，睁眼看见阿牯手拿树枝为她驱赶蚊虫，脸孔一红，感激地说：“哎呀，有累你了！”她抬头看看日影已经歪斜，又着急地说：“我真该死，竟睡着了，快回去吧！”

她起身拍拍身上的草屑，挽了挽头发，转身就往山下走。阿牯憋在心中要问的那句话，再也没有勇气发问了。